

江花

· 行吟 A7

父母在,不远游

■文/杨莹

从来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过得如此动荡不安。首先是女儿专业高考,接着父母又相继病倒,生活接二连三出现了大的负重,让人猝不及防。2014年岁末,一向不抽烟不喝酒的父亲突然胃部不适,被当地医院诊断“疑似胃癌”,如同大雨倾盆、兜头而下,把他浇得目眩头晕,瞬间成了哑人,谁和他说话都听不见。从医院到家不到十分钟的路程,我扶着父亲走了有半个多小时,仿佛他的腿脚也连带患了毛病似的。

作为子女,没有选择,除了必须和父亲共同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外,还得调整老人的心态。我故作轻松地对父亲说:“医生误诊的多了,我们往南京多跑几个医院看看。再说即便是真是恶性肿瘤,凭现在的医学发达程度也能轻松搞定。”

父亲对于自己病情的认知始终是清醒的,他不放心的就是母亲,母亲身体一直很差,哮喘是她的老毛病。父亲在做手术之前,一再关照我要腾出空来照顾母亲。让人惭愧的是,女儿的专业校考正好是那段时间,我一边要咨询女儿报考的学校动向,一边还要和相关家长商量校考安排,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,难免起了疏漏。本来就身体有恙的母亲,再加上夜以继日地担心父亲,喘得更厉害了,甚至呼吸困难。

好在老天怜人,父亲在南京住院十天,终于等来是

良性的活检报告,仿佛瞬间无限的活力注入了父亲体内,他精神十足且感慨良多。可母亲已经撑不住了,时时都有昏眩的症状,她住进当地医院,靠吸氧打点滴调养身体。

母亲的病让我心急如焚,年前的转院又颇费周折,呼吸科的床铺特别难等。母亲是当地医院的救护车送进省人民医院的,病情诊断:“二度肺衰竭”,一个正常人的肺里二氧化碳超过50%就算超标了,母亲肺里的二氧化碳达96%。住院期间父亲挑了担子,我很不过意,没有尽到子女的责任。但我的内心明了,我的母亲,即使病好了,从此也不能再进厨房烧饭煮菜了。她的肺要保养,不能受一丝一毫的油烟污染。

女儿校考一结束,我开始学烧饭,从基本的烧煮到各式面点的制作。我是下决心去学做饭的,白天的大量时间全部分散,比如去菜市场买菜,在单位的厨房学做烧卖蒸包子,清理自家的厨房死角等等。换作以前,这些统统不是我的活儿。从小到大,做饭是别人的事,我只管看书学习。然而,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,做饭比读书重要,烟火世界比精神生活大得多。为了能让母亲天天有饭吃,我必须苦练厨艺才行。我逐渐拒绝了本来社交就少的圈子应酬,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为家人的胃口谋生。除此之外,每晚雷打不动地用陪读时间给母亲织

毛衣,和女儿背文言文,诸多方面的重压,身体疲惫至极,但精神依然饱满。

本质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,经常在夜晚做重复的梦,梦中,我看见母亲像块石头往山下滚,我让她伸出手,她的手像云朵漂浮,在我四周缭绕。我伸长手臂怎么也够不着,眼看着母亲滚出好远,好远……我在山上痛哭流涕,我没有母亲了,觉得凉风森森,四周是空茫的孤崖。每次梦醒,我都战战兢兢地给父亲打电话,问他母亲好不好。父亲说,她好着呢,肺里氧气又多了,今天还喝了鸡汤。言毕立刻把手机给母亲接听,母亲不待我开口就问:“你女儿全都考结束了?你这几天饭是正常烧的还是糊的?我很快就出院了,到家就给你烧饭,不给你添负担。对了,我这次住院感受颇多,回来讲给你听又有素材写了。”电话这头的我,眼泪簌簌而下。

《论语·里仁》说: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孔子认为父母健在时,子女的义务是在家陪伴父母。毕竟父母才是这一生一世都不会摒弃你的人,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也应如此。我珍惜父母健在的每一天,虽然他们和我不在同一个屋檐下,但只要常常能看到彼此,知道对方健康平安,再多庸常琐碎的日子也是美好的,再多辛苦忙碌的付出也是值得的。

夜诊

■文/吴尔蓉

我最怕夜诊。年轻时的我胆子特别小,天一黑就疑神疑鬼不敢出门。尤其是下雨阴天,一是路滑难行,二是父母担心,往往我夜间出诊,他们都会彻夜等待,不得安睡。让年老的父母担忧,我心中不安。而每次出诊让病人家属接送,把病人留在家中来送我,也让我心中不安。

可是,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夜诊是必须的,经过一件事让我克服了这一困惑。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,乌云满天,雷声滚滚,凉风阵阵,眼看就要下雨了,是个难得凉快的黄昏。晚饭后,我洗过澡,想早点睡,弥补因多日酷热而欠的觉。

天色暗淡的时候,跑来一个村民,他对我说邻村有一个高热病人要我出诊。我暗叹了口气:“倒霉!”背上药箱,冒着将要来临的大雨出门了。到了邻村,大雨滂沱

而下。病人是个青壮年,烧得满脸通红。我赶紧进行诊治,打针、输液,一系列措施完成后已是晚上十点多。病人家中只有老母、妻子和一个初生的婴儿,没人送我回去。雨下小了点,我只得硬着头皮出了门。门外漆黑一片,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。

邻村和我住的村子相隔二三里路,中间还有片长满松树的山坡,山坡上有零零落落的坟莹,关于林中的坟当地人有许多骇人的传闻。我心惊胆战地走着,忽然一道闪电掠过,雨点密了许多。黑暗中,我隐隐约约发现路边一个坟堆旁,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,它披头散发,张牙舞爪,摇摇晃晃。“鬼啊!”我吓得汗毛立正,两腿发软,魂飞魄散。定了会神,我想:反正是鬼逃不掉,干脆看看鬼是什么样子。于是,我壮着胆迎着那

影子慢慢靠近。走近一看,原来那座坟莹旁有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松树,它被风吹得摇摇晃晃,活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。精神高度紧张的我瘫坐在地上,又觉得好笑。如果我不去仔细看看就逃掉了,事后一定会以为真的看到鬼了。可以这样说,好些恐惧往往是自己的想象,世上哪来的鬼?都是自己吓自己。

从此,我再也不怕夜诊了,再也不去相信那些吓人的鬼怪传说。慢慢地,我不再让病人家属接送我,需要晚上出诊只要带个信,我就会一人独来独往。每当我出诊回来,走在无人的田野上,我会引吭高唱自己的歌:春天,我爱禾苗的芬芳;夏天,我爱青蛙的歌唱;秋天,我爱圆圆的月亮;冬天,我爱家中等待我的灯光。

水乡泽国
沙家浜

■文/曹树高

这是一个水冷草枯的季节,我和朋友一起乘车前往常熟市东南方阳澄湖边的沙家浜。一出京剧《沙家浜》让此地家喻户晓,也让我一直想去探访那芦苇浩荡,碧水清波的抗日战场。

沙家浜,生态优美,交通十分便捷。水乡,是沙家浜的自然环境,湿地,是沙家浜的诗情画意。水乡泽国的沙家浜碧水蓝天,白鹭翱翔,飞鸟闲逸,游鱼戏水,荇菜参差,苇叶摇曳,这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生态湿地公园,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是都市的25倍以上。远离城市的喧嚣,漫步在沙家浜的生态湿地,就有一种“身在画中游”的感觉。原生态的芦苇,无污染的水质,清新的天空,甜美的空气共同形成了沙家浜风景区天然的新鲜氧吧。

我们坐上小船,船娘摆动起划桨,小船从一个湖湾游进另一个湖湾。宽阔的水域浩浩荡荡,河湖相连,沼泽湿地分布自然。整个景区的核心分成水上和陆上芦苇迷宫两大区域,纵横交错的河港和茂密的芦苇,构成辽阔、狭长、幽深、曲折等多种形态的水面或陆上芦苇空间,形成一个个迷宫,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追寻野趣和体验新四军辗转芦苇荡情景的场所。可惜,我是在这个水冷草枯的季节来到这里,芦苇只能摇晃着发黄的身躯在冷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如果是在夏秋之季来到这里,想必又是另一番景象:千顷碧波,泛舟其间,荷藕飘香,芦花似雪,野趣横生。

芦苇湿地还是鸟儿的天堂,这儿的鸟类多达89种,它们成了湿地的主人,在这里繁衍栖息。站在公园的观鸟栈道上,会在不经意间看到无数不知名的水鸟,或悠闲行走,或掠水飞行,或独占枝头。

沙家浜的中央建有一块场地,在旅游旺季,一天有几场表演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片段。老街上有当年的“抗日救国军的司令部”,《沙家浜》中的“芦苇火种”就是写的这儿。走出小城门,外面依然是河湖相通,天高地阔。